

心园

● 孟 瑶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心 园

孟 瑶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年·沈阳

责任编辑 蒋秀英 黄永恒
封面设计 刘桂湘
责任校对 张念棠

心 园

孟 瑤 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印刷工业总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5 字数: 210千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0

*

ISBN 7-5610-0212-2

I·52 定价: 2.50元

出版说明

一九八七年，我社出版了由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十几所院校协作编写的《现代台湾文学史》，这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台湾文学史专著，也是高校中文系选修课必备的教材。为了适应高等院校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需要，给广大教师、文科大学生、文学研究者以及社会上广大读者提供一些教学、研究与学习上的便利，我社将陆续出版与上述教材配套使用的参考资料。

这套参考资料由《现代台湾文学史》编委会承编，其编选原则是：以一般公认的有较高学术价值、影响广泛、而目前大陆又难以见到的文学作品与评论为重点，按作家专集和作品选集分辑出版。每辑均按文学史发展顺序排列。每部作品之前刊有该编委会有关同志撰写的序文，代表编委会对该书的评价；海峡两岸专家学人的有关评论则附在作品之后，以供读者参考。

本书由张恒春、张荔负责编选。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爱的涓流

——论孟瑶及其《心园》

张 荔

在当代台湾女作家群中，活跃着一位著名多产女作家：孟瑶。三十余年来，她在文苑勤耕不辍，成为一位女性生命的忠实观照者。她为五十年代倾慕自然的女性而迷离；为六、七十年代失去自我的女性而伤感；又为八十年代新型的女强人而慨叹。她极力瞩目着半个世纪以来女性世界的洞天，极力传达着各类型女性心灵的颤音，并且不断探寻着女性理想生命的底蕴。

孟瑶本名杨宗珍。1919年出生于武汉。北伐成功后，随家迁到南京。抗战烽火中，她在重庆“打发着生命的黄金段”，并结束了历史学系的大学生涯。

孟瑶没有受过文学专业的训练，但她自幼喜欢“舞文弄墨”，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她还是个京剧迷，著名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在《剪影话文坛》一书中撰文《婆娑一姬扮四郎》介绍了她听戏、演戏的戏迷生活。她还潜心于戏剧研究，写有《中国戏曲史》一书。对戏剧的热爱直接影响她创作的取材。她的小说中涉及艺人生活的俯拾即是，如短篇小说

《夜》、《老艺人》、《梨园子弟》，还有长篇巨作《女人·女人》等。

大学历史专业的熏陶养成了孟瑶的历史癖，也直接影响到她的小说创作，以至历史题材的小说成为她创作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这部分小说以“传”命名，如《杜甫传》、《忠烈传》、《英杰传》等。这类作品多数是“出色的历史小说，也是难得的文学作品”，以《忠烈传》为例，小说记述了晚明英雄儿女们的悲壮故事。这类故事由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一些可恨可耻的丑行串织构成。小说渲染了悲剧色彩，令人感愤，触人深思。孟瑶曾说：“读史，每每增我无限感慨，无穷信心。感慨是，这活了数千年的大汉民族，在生存的过程中，不知经过了多少辛苦跋涉！信心是，无论这跋涉多辛苦，总会到达复兴彼岸！”^①

孟瑶研究历史，但她更着眼现实。她是带着关注女性命运的创作意识步入文坛的，她的处女作《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刊于《中央日报》的《妇女周刊》，之后又连续写成十几封《给女孩子的信》。作为知识女性，孟瑶更敏感于女性自我意识的“知”与“悟”：什么是女人合理的生存状态；女性如何摆脱命运不公平的左右；怎样恢复女性主体价值，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她的作品中得到充分的探究。也许有人认为，女性的生活圈子狭小，写作层面不易扩大，写了五十余部作品的孟瑶对此并不苟同。她认为，敏锐的观察力及细心的感受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孟瑶三十几年来就是敏锐地观察着，不仅用眼，而且用心；她也一刻未曾停止感受，不仅用心，而且用神。就这样，在她的观察下，作品对女性生命底蕴的挖掘逐渐趋向深层；在她的感受中，她作品

^① 孟瑶：《忠烈传·著者序》

中的女性生活层面不断扩充，形成了日益递增的深度、力度和广度。这集中体现于孟瑶对三种基本类型的生命形态的捕捉、再现中。

孟瑶笔下的女性生命形态的基本轮廓暗合了黑格尔美学中生命状态的学说，又剔除了唯心主义的外壳，灌注以活生生的客观现实。在现实生活中，人有不受制于物，契合自然的本性，这是人生命的原始本色，是自然状态的人的生命。而人有理性，“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在于其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①人都渴慕生命的自适、自在，更期冀左右命运、为其欲为，实现自身的主体价值。自然——自在——自为，形成生命的三层次。具有了三方面的内容才可能形成完美的生命，才能生命永生、生命永恒。孟瑶笔下的女性们正是在对生命逐渐提高的层次中诞生的，她们追觅着生命的光辉，探究着生命的永恒之谜。她们的诞生，意味着孟瑶笔下的女性形象系列的形成。

其一：生命的自然型形象。长篇小说《心园》中的丁亚玟最为典型。她率真聪颖、放纵脱俗。对幽雅的文峰塔的依恋、对飘渺的梦湖的流连是出于对大自然的倾慕，更出于对人性压抑和束缚的反抗。她挚爱着校长，即养父田耕野，而命运又使她不得所爱，成为利欲熏心的实用主义者田耕尧的妻子。人性的抑郁使她纵情、小性，想哭便号啕而出，想饮则杯杓不歇，暴雨出游，肆情呼叫……。再如长篇小说《浮生一记》中的小晴。人世间的价值观念她一点也不想去了解，她不知道钻石项链能值多少钱，她所爱的是并蒂莲、小松鼠，是月牙湖畔的草莓与芦笛！作者感慨，“这样纯的孩子怎么放进工商社会的都市生活中？”

① 黑格 《美学》第一章，第二节。

其二：生命的自在型形象。在第一种自然形态中，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人物尚能天真无邪率真自然，而到了现代工商社会，社会诸多观念的变异，人们免不了命运的冷遇。长篇小说《屋顶下》中善良、聪明的莹莹终于沦落为妓女，一个商业主的定期情人。她尽兴花天酒地，尽情享用金钱，她会以妓女的低贱调动异性，可她终于自爱自重又暗恋炽爱上新婚的教员易之，她要真正地活、真正的爱。在新娘文琛生病时，她为文琛解难，一次次，那么真诚，那么友善。最后，为了她挚爱的易之，为了文弱的文琛，为了维护他们的幸福，莹莹毅然自杀。她是怎样一个女子啊！令人深叹、深思。

其三：生命的自为型形象。莹莹的死，以她的自在形态呼出了摆脱厄运的呐喊，她的呼声在《春雨沐沐》、《一心大厦》、《女人·女人》中得到回应。生命的自为自主造就了自觉意识的新型女性。《春雨沐沐》中，素心是某厂业务的骨干，是一个已婚的女性。她的丈夫是一个流连于自己心灵世界的弱男子。素心谋生，保护着丈夫，又不断地为他圆“梦”。《一心大厦》中又一个女强人叫吕真。她是一心建设公司的董事长，在她的谋划经营下公司事业蒸蒸日上。尽管新女性们实现了主体参与意愿，实现了自我价值，可她们仍深含着时代女性的悲哀。素心渴慕着理应得到的被衷情挚爱、被力量保护的爱情，公司经理其安对她的一往情深只能成为她心灵的慰藉，可望而不可得，难除遗憾。遗憾也存在于吕真身上。她曾是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可她是在违背志趣所爱，在迁就现实的情况下生活着。最后，事业因外因受挫改变了现实，她因祸得福投奔自己酷爱的美术事业，找到了生命的真谛。然而，她面对的依旧是空白的爱情天地……。到

长篇巨作《女人·女人》，孟瑶找到了完美的女性生命。品紫美丽纯情，率真可爱。她是公司经理、事业上的女强人，也是家庭中祖母的爱孙并享有了从小青梅竹马、热烈追求她的小岸的爱情，她获得了真正的生命。孟瑶曾说：“无论女人失去男人，或者男人失去女人，都只有生命的一半，要求得美丽完整的人生，必须要有两条健康而鲜活的生命。那困鸟能从封建的画布中冲袂而出，才有了她真正的生命。有了这真正的生命，她才能在晴天丽日中与她的另一半比翼而飞，这，才是人生最完整美丽的一幅画！”^①品紫是孟瑶为苦涩生活中的女性创造的心灵安慰。也许品紫正放射着孟瑶意识中的女性最高层次生命的光辉！现实生活中的女强人们渴求这种并非廉价的安慰，渴求这光辉的普照。因为她们是在远超于男性和其他女性的艰苦中挣扎、拼搏着。事业与爱情恰似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她们自强自立，虽然事业的腾达实现了自身的主体价值，但往往以沉痛的感情悲剧做代价，获取事业这个熊掌何其容易！

孟瑶笔下女性形象的三种形态，是台湾近四十年社会发展历程的反映，也是台湾某些作家心路轨迹的呈现。远在五十年代，台湾还处于封闭型的自然经济状态，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开始向台湾城乡渗透，致使农村社会原有的宁静、闲适面临危机。于是，渴求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便成了台湾人的普遍心态，或说是一种对本乡本土的乡愁。这样，自然型人物应运而生。到了六、七十年代，台湾社会逐渐转型，传统价值观念崩溃，人们在迷惘、困惑、荒乱中开始建造新的精神堡垒，作家们同样萌动矛盾心态，现代派文学诞生并有所发展。这也影响到孟瑶的创作和她笔下的主人公。自在

① 孟瑶《写在〈女人·女人〉前》

型女性的塑造反映了孟瑶的迷茫，但她却未象现代派作家一样沉迷于困惑之中，而是找到了解脱，莹莹以死抵抗；《浮生一记》中商场失利，情场失意的青年喊出了“至少，有一个小天地我作得了主”的呼声。到八十年代，台湾社会自强意识觉醒，作者笔下女性形象的蕴含也开始转变。新的时代女性要做人，做能自为的强人，然后才是女人。然而，这势必与已有的社会力量相撞击，女强人们在拼搏中消耗着自己的感情利益；她们也在消耗中补充着自己的知识天地。吕真、素心就是这样的女子。从以上可见孟瑶的创作多么紧密地契合着社会现实。

在创作方法上，孟瑶经历了徘徊摸索，走过了一条艰辛的道路。“开始，我是服膺浪漫主义的，我以为写作的人应该有特权用他的彩笔，为现实的宇宙增加一些‘美’，但自从‘人造花’泛滥于街头巷尾，我又非常羞惭不安地告诉自己：‘我宁可去爱一朵哪怕已经蔫萎的真花，因为她有生命！’从此，我才向现实摸索，这事实可以从我后来的几部小说中得到证明。”孟瑶早期代表作《心园》就是浪漫主义创作的典型，到《一心大厦》、《春雨沐沐》、《女人·女人》、《浮生一记》等明显地表现出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以《女人·女人》为例，这部作品是长篇历史性巨作，是作者“构思了近十年的一部小说，以半个多世纪分成辛亥、五四、七七和当代四个时期，将女人所身受的痛苦和欢乐刻画出来。”小说悠长的历史跨度、广阔的生活背景、纷纭的人物在孟瑶大家手法之下井井有条，读后给人以现实的历史与历史的现实有机交融的充实感。

爱情是文学作品经常表现的主题，对作者和读者有着永久的魅力。它能集中地反映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女性的命运，也能鲜明地展现美与丑的搏斗，心灵之间的撞击。深邃而诚挚的爱情可以涤荡人的灵魂，人们渴望爱的涓流沁入肺腑滋润心田，孟瑶也一样。正是带着这种渴望和向往，在1952年孟瑶创作了长篇小说《心园》，在她创作的五十几部作品中，作者十分珍爱它，因为《心园》的问世给她的创作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小说《心园》写的是一个外丑内美的年轻女性胡日涓在一个山居学校校长田耕野家做特别护士时的一段感受和经历。作者以田耕野的养女丁亚玟作为线索人物把校长和他的胞弟田耕尧穿连，使当时社会上的“完美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形成鲜明对照，深沉地揭示了一个可爱的哲理：爱的归宿在于为现实宇宙增添一些美。

这部小说情调典雅俊逸，似一首朦胧的小诗，给人迷离的美感。而透过这类淡雅的表层，咀嚼其深层意味，不能不承认，作品深含着爱的主题和爱的错综关系。丁亚玟爱而不能爱、田耕尧爱而不会爱、田耕野爱而早逝其爱、胡日涓爱又不敢爱。然而，这四幕爱情悲剧并不能满足孟瑶的创作追求。她为小说中的人物找到了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爱的归宿。

丁亚玟是个具有诗人气质反璞归真的女性形象。她赋予小说一种诗的韵味，为小说奠定了诗的基调。上文我们介绍了她率真自然，秀逸慧敏的性格轮廓。再看孟瑶笔下胡日

涓涓眼中的丁亚玟：

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少妇，婷婷的身材，配上一张较为苍白的脸色，两眉疏秀，一对像寒星似的眼光，透出迷人的光彩，我一开始便因为这对眼睛而情不自禁的爱上了她，因为这里象是包含着一种渴望，跳跃着无穷智慧，更似乎还多少含蕴着一股幽怨，这些复杂的情趣，诱惑着我想去接近她，发掘她，了解她。她的鼻子相当挺直，这使我立刻感觉到她是一个相当高傲的人；她的嘴唇很薄，而且向下略弯，我以为这是一个喜欢随心所欲的任性的表征。

在亚玟这种独特而魅人的气质的诱惑之下，胡日涓接近着她、发掘着她、了解着她，日涓对她的生活和心灵的感受成了小说的中心线索。接近她，得知她有难以形容的身份：校长田耕野的新婚弟妹，以前的学生，也是他从四岁开始抚育的养女。发掘她，体味到她是在校长美的情操、爱的精神的完美主义教育原则下成长的女子，一个“秀逸慧敏，充满情致”的人。她爱文峰塔，因为它给她遗世独立的感觉，她恨城市，因为名缰利锁都由它而起，她爱绘画，用心灵塑造着纯美的自然；了解她，不禁被她震慑，她的内心深藏着炽烈的爱情的岩浆。她炽爱着“恬淡、冲和、风雅而高尚”的养父、老师和知己田耕野。然而，他的身份使她爱而不能得。爱的地火燃烧着她，铸造了她的独特的诗人气质。她有艺术型的思维方式（如给梦湖命名）、独拔众流的生活情绪（如倾慕自然）、灵敏活跃的感情触角、激湍奔放的内心波澜（如见校长与王文秀挽手而行便痛哭痛饮摔碎酒杯）。也正是这种气质酿造了她爱的悲剧，因为一个麻木的人，心似

古井感情冻结的人是无所谓悲剧的。

田耕野和田耕尧是与亚玟爱情悲剧直接相关的两个人物。他俩是相似又相反两个人。他们极为相像，都神采奕奕、抱负不凡，也都是挚爱着亚玟，可是爱得截然两样。田耕野仁慈、潇洒而和谐，他对亚玟的爱是以艺术家与教育家的方式，父亲般地保护她、珍爱她。而田耕尧，务实、自私而庸俗。他对亚玟的爱，是命令她尽妻子的义务，做个与他携手在社会周旋的人。他与亚玟在一起，就如同“钢筋水泥的大厦和竹篱茅舍放在一起一样的不调和”。亚玟象一株空谷幽兰，“必须要一个恬退冲和的人才能接受她的芳香，而他却想移植她去与桃李争艳”，在金钱、物欲的诱使下，在实用主义价值观念的支配下，耕尧永远也不会找到爱亚玟的方式，只能弃她而去。而亚玟最终投入自然的怀抱，葬身自然中求得永恒，以报答真正爱她的人。

小说中，胡日涓和田耕野是爱与美的化身。田耕野的爱“象春天的阳光，使接触到的人感到无言的舒适与温暖”。事业上，他是一个教育家，生活中，他是一个艺术家。他办学校是艺术化的，他用美化学校环境来美化学生的心灵，然后再用爱来规范他们。他与爱妻静宜结合三十年，静宜在床上断断续续躺了十年，他们始终恩爱缠绵。他用尽爱心照顾、忍耐、关切着爱妻。然而，疾病夺走了静宜，耕野不得不忍受早逝的爱的孤凄。而胡日涓是一股潺潺而流的爱的溪水，把爱的涓滴遍洒到所接触的人们身上。作为护士，她对静宜照顾入微；作为朋友，她与亚玟相知相依；她以她性格的美、修养的美弥补了左眼的失明和脸上天花的斑痕。她的美不是官感的，而是一种透入人格深处的秀美，这更具有慑人心神的魅力。她的爱与美同田耕野相契相通，对田耕野的

爱慕之情一次次在她心中萌生、荡漾，又一次次地被她强力压了下去。由于外形的残疾形成了她偏执的心理：青春就象自己的假眼一样，虽存在着但不能够使用，因为自己的生命既不美丽又不伟大，她不敢奢求享受爱情的蜜果，只想做爱的涓流日日不断地洒向人们的心园里。这是怎样的无怨无悔，爱而不敢爱的痛苦！

经过岁月的磨砺、感情的过滤，人们对一些往事可能产生更为温厚、超脱而平易的情绪。这种情绪可能更平淡无奇，但它更能使人发现一种诗意、一种机趣，甚至感到人生的哲理。《心园》就是这样。小说以女主人公胡日涓的回忆性自叙统领全篇，在从容自得的娓娓叙述中，折射了作家的意绪和心态，融入了作家审美情感的取向和感情节奏。在文学作品中，作家的感情意绪有的借助外化形式呈现于作品中，比如海外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中，插入了有形的金铃子，以它丝丝缕缕、如泣如诉的凄厉的叫声反射作家返归自然的创作情绪。而《心园》中，作者却用一种无形而温婉的感情在倾吐对自然的倾慕和对爱与美的感悟。这样，向人物内心突进，情感的涌动、心灵的撞击形成了小说风格的特异。

作者在情感涉人肺腑的创作意趣支配下，运用浪漫手法进行艺术构思，环境、人物朦胧模糊，似虚又实，处处被笼罩上一层理想主义的光彩，令人神往膜拜。小说中胡日涓、丁亚玟、静宜、王文秀都与田耕野发生着爱的纠葛，但作家多写她们的心象，而较少在视象上花费笔墨。就她们的爱的情感而言，也有各自的特点。胡日涓因残疾而自卑，作者着意描写她对校长的痴爱；丁亚玟有特殊的身份和气质，作者着力描写她对校长的狂情；静宜如丝丝细雨的挚爱、王文秀

追求物欲的矫情在作品中也有适当的笔墨。

作家对全书人物情感的深入开掘使情节被置于次要地位。就结构而言，小说以总体性象征作为精髓和支点。人物的设计、人物关系的安排都是从象征出发，寓有丰富蕴含。田耕野、静宜及其家庭是自然美的化身，他们吸引着丁亚玟、胡日涓在向自然的皈依中把爱投向这个家庭并得到各自的归宿。田耕尧、王文秀活化了世俗的物欲追求，正是这些现代都市人物的冲击破坏了一个山居家庭安宁、和谐的气氛。这些人物当然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但他们更是作者的载情实体，深含着作者的感情蕴籍。

小说的总体性象征性结构决定了景物描写的方式。作者不着力于景物形的描摹，而是致力于景物神的捕捉。首先看小说中的文峰塔：它并不是一个很伟大的建筑，“它的基层，至多不过一间两丈直径的小室，”“四面都有穹形的小门可以通入”，“这塔一共有九层高，都是用坚硬的石砖砌成的”。这就是文峰塔的形，平凡得不足挂齿。它成为名胜的原因决不是本身的建筑，而是“因为这环境上有层峦叠翠的山岭与苍绿蓊郁的树林”。这座古朴的石塔在向来人伸出招呼的手，“使人突然冷静了一下名利之思，骤起一种山林隐逸的想头”，这便是景物的神。几笔之下死寂的石塔便有了生命。再看梦湖，对它的描写只两笔：“通过半小时以上的松林，前面有一个大山坳，就是这条绿溪的水源，那两丈见方的深潭，水清可濯足。”孟瑶写梦湖的意旨当然不在它可以濯足，而是在于它给人一种幽冥的梦境，正如亚玟所说：“只要稍作逗留，我就能睁眼作梦”而且“还能用我的思想安排这梦中故事的曲折……”不仅如此，孤独时亚玟向它倾吐寂寞，欢乐时向它放歌，痛苦中她总是到梦湖旁寻求

解脱。梦湖这一景物已与这位愿意生活在梦中的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了。就这样，小说中的景物反照反省紧紧融合着作者的创作意象。

小说中的语言也很值一提。读过《心园》的人不会怀疑孟瑶在锤字炼句上曾煞费苦心。同时，又得承认作者将自己语言涂抹修改得极为天然率真，具有一种雅雅而飘忽之美，这显示了孟瑶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目 录

出版说明 (1)

爱的涓流

——论孟瑶及其《心园》 (2)

心园 (1)

附 录

自传 孟瑶 (277)